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何大士

明文衡卷五十

明 程敏政 編

雜著

燕書　　宋濂

玄黄之間事變無垠辯士設喻以風以陳質往舊開今新作燕書四十首

晉侯將伐楚楚子甚懼召六卿訊之曰楚國雖小自若

敖蚡冒至於武文威稜氣燄懾彼諸姬今晉君不道乃謀兵入我是蔑寡人而死二三子也寡人耄矣不復親帥三軍以逆堅乃城郭以遲晉人不亦可乎王孫由于對曰然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險國孰與守盍圖諸雖然城郭有時而墮楚國之南有方城焉其東有漢水焉晉人雖衆將焉用之雖然山川之阻亦可踰也若使勇犯守郢先軫保郢叔肸禦雲中荀偃扼直轅誰能侮予雖然此猶以力言也齊民毒吾賦久若綏之以

仁馭之以寛繩之以禮則封内之民德君以死守矣雖然是保民也非保國也楚子曰何謂保國王孫由于曰君務上尊天王下睦四隣分昭于上勢定于下上下有序疇敢搆兵是保國也楚子曰善於是遣公子結如京師左司馬戌聘於齊魯諸大國晉侯聞之謂諸大夫曰楚國方尊王睦鄰而以兵入其境不祥遂退師君子曰甚哉分之大也分為天則定乃靡亂何有兵禍哉易不云乎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失則凶矣

燕與齊方睦齊人以燕不虞其入也將侵之武安君聞之走告燕文公曰齊將不利於我公宜謀之文公曰寡人所畏晉楚大國爾齊何能為武安君曰不然也臣嘗至豚澤豚澤之人養蜀雞有文而赤翁有羣鷄周周鳴忽晨風過其上雞遽翼諸鷄晨風不得捕去已而有烏來與鷄同啄雞視之兄弟也與之下上甚馴烏忽銜其鷄飛去雞仰視悵然似悔為其所賣也夫巫峽之險不能覆舟而覆於平流羊腸之曲不能仆車而仆於劇驂

此無他福生於所畏禍起於所忽也文公曰子誠過慮哉不聽未幾齊果攻燕取十城君子曰蜂蠆且有毒況上國乎燕文為不知矣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木於營丘山中若樞若檆若櫆旄若豫章無疵取而泛之河敵流而下工師翰麾衆徒搡剞劂斵之運繩尺劘之閎閎然橐橐然聲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樗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樗散木

也膚理不密滀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為柣為根且不可況為負任器耶工師翰對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為程文碣以薦址畫藻以奠井堅壂以厚墉陶甓以飾黝臣竊以為盡善矣雖東阿之楹鈌以一枵足之不虞君之見讓也桓公曰寢之𦍒者在宗廟承宗者在桴藉桴唯楹耳一楹蠹則寢瘝奈何不讓工師翰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楹蠹則無寢若衆壬進尚可有國乎桓公曰不可也工師翰曰君既知不可何為察其小而

遺其大也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為君言之擅執國柄者有雍巫焉成內食之姦者有夷鼓初焉長君之欲者有寺人貂焉外惡諸侯而凶德弗革者有開方焉是衆楹皆蠹矣路寢能獨存耶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宜其上下相親伯業底定書曰從諫弗咈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工師翰近之矣

楚莊蹻過商丘之墟聞司馬鴻氏之妻嬰笑而豔殺司鴻氏攘之未幾又將室衛人之白間白間宜衛人不從引錐自刺左右奪錐免蹻怒欲梟衛人白間曰衛人厚我若此勿以妾故傷衛人也泣而往白間得幸久竟忘衛人思已請曰衛人女弟甇容顔姱嫭肌膚若琢玉善為陽阿七盤之舞翩翻如龍旋見者欲死君强委禽焉可妻也蹻從之甇至蹻絶憐愛甇終不自懌嬰則日媚蹻作狐狗態蹻或一破顔輒出驕人曰主君贈我以笑

矣主君面目有光唇如渥丹齒如齊貝音中黄鍾其美丈夫哉悔相從不夙也雖然今幸得侍巾櫛者殆天畀我寵乎言已手足皆亂無主白閒尤善媚其驕人比嬰有過無不及焉已而蹻專甇白閒甚恚往詬甇曰而溷亂耳遽忘德吾乎不然何專我主君也嬰繼詈尤力甇起避之白閒與嬰逐噪不已甇問嬰曰而昔有良人乎無也曰有曰今何在曰人殺之矣曰孰殺之曰主君也曰然則主君而讎也而弗能報反爭一旦之寵不亦傎

乎嬰不能答白閭遽曰妾夫子固在也瑩曰而夫子固在而心儻未死曾記泣别時言乎白閭抱瑩大慟嬰與瑩亦泣下不能仰視君子曰大俠起南海中殺人肝為脯妻其女婦事與莊蹻正同南海之人無縛之者反北面事之爭權而矜寵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頓國之大夫權閗黄帝與蚩尤戰製角以象龍鳴樂之劉桐而鞣錮焉畫為龍文日習焉其音欝紆而迴旋優優焉靡靡焉可聽若能通乎玄潛者大夫吹向南山之

湫以感龍湫中三足能聞角鳴意人將醢已呀然號林木皆動大夫大驚謂真龍吟也走謂公之奇曰真龍之鳴業業如靁鼓前後相續究潭不能休吾向學者殆非也請改而習諸如何公之奇曰予所聞者能也非龍也龍之鳴人鮮能聞予之角固偽也今子又以能為龍益偽矣舍偽而學偽奚擇焉君子曰世之法孔子斷斷兮自謂得其宗者若真龍出鳴則駭矣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劉

諸公族懸劍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聞之嘆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遙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劍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況敢爭乎公解顏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實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悅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

須次伐耆邘次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於岐徙都之其威

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其故何邪子俞彌曰文王之

威能行於天下而獨不行於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

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

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艴然見乎色曰大夫言

固善如儀亹之黨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耶

君奈何殲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羣熊

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絕壑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亟爪

之血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湧態不能禁剜去其膚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事類耶公瞿然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寘諸公族不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愎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覆言之而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内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為然哉

蔡人有列宗子泓性好潔惡人口過人與語遥答之且答

且唾人進寸則退尺以避沐浴必十更湯收溼不以巾遡風乾之掘坎為匽而軒其上下疏河水隨恩隨流欲行人道汲井泉前後濯大雪不廢妻因病寒死然好嗅女婦足紈足紈若行滕纏三周而覆湯泉善垢或解之其臭逆鼻人不嘰即吐子泓獨樂之驕人曰是何欝金之腴也婆律之潤也椒蘭之郁也寘諸袖中飯不甘嗅之神度弗爽嗅之怒不舒懣不釋也又從而嗅之瀕死召其子曰吾死矣粱盛鄉合不爾求也嘉薦普淖弗汝

覿也能時致足紈於柩前孝莫大焉蔡大夫聞而笑之君子曰古語有之大潔者必有大污其子泓之謂乎魯之老父相與謀造狐白之裘紉之以密箴緣之以畫紕佩之以長褑尉之以榆火擇彤罰承之趨魯君之庭而致辭曰吾儕小人得有闔廬以蔽風雨非君賜與出作入息而鼓腹酣歌者非君賜與男播於疇婦饁于郊以遂其生者非君賜與吾聞上德不報於人為無禮於德為僭義不祥莫大焉請以是為王體之共謹再拜以

獻魯君曰寡人聞之君猶本也民猶支也君所以庇民如本之養支也爾二三老父之無衣宜於寡人乎是給令倒行而逆施之無乃不可乎敢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是服之不華無以彰君之德也盍更諸於是以錦為衣繡以五色龍章鞶以朱絲禒以華黼有文爛如也又復趨魯君之庭而致辭曰臣等不佞長於蒿萊之野未嘗受教於君子不知以禮事君夫因物以合矩矩謂之章緣文以顯義義謂之範君有至德而惟皮革之物

是供非合顯之意謹吏之惟君圖焉公曰魯國雖小尚敢私一乘乎禮若可受絁布惟盈如其不然五采奚益敢固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吾君誠賢君其不受者非有他也不欲重煩吾民我等當愛之以德可也又進而致辭曰君之中心臣等幸已知之有君無臣世謂亂國臣不敢以褻服汙于執事願以仁義為衣道德為領忠信為紳廉知為緣使君服之長有茲魯國先公社稷永有攸賴不亦可乎公曰寡人敢不承教君子曰魯之

老父何其善愛君哉其氣和其詞婉以周其情懇愿而有依魯君應之若黄鍾大吕絃歌干揚洋洋乎相宣泠泠乎相應也君臣如此魯欲不治得乎禮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之謂也

腹擊至趙趙若成常與之出游指山河曰畛畛乎有截也指民物曰棼棼乎衆多也指兵府曰矛戟犀利也指内藏曰玉帛充牣也大夫上國也寧有匹于是乎腹擊曰敝邑索甚安能及此然有一説焉為君陳之可乎曰

可曰南海之濵有昭支昷者居蛟汭之丘汭不產牛有繩㸧來者大如㹀其角𤕍爾栗爾昭支昷怖曰是何物也其友伯昏氏告曰此謂㸧牛易稱童牛之牿是也昭支昷曰吾見貌牛者形咫尺耳其大有若斯乎愬其人購以歸驕其比鄰矜其輿皂自以無敵也他日甯宣子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高涼之山有牛曰犪其項黄其尾玄其色類乎犪其重三百餘斤子盍致之昭支昷復往購以歸又自以為無敵也他日爰子𧩙過焉謂

之曰是未足為大也空賓之林有牛曰旄赤鬣垂髀紺
𣯛斂膝體長而多力其肉重六百斤子盍致之昭支昷
復往購以歸又自以為無敵也他日倨無滕過焉謂之
曰是未足為大也巴峽之中有牛曰犀其毛拳然其睛
煜然其角鬌然其肉重一千斤子盍致之昭支昷復往
購以歸又自以為無敵也他日梁都之舟過焉謂之曰
是未足為大也合浦之間有牛曰犎項肉上葵龍胡下
綏迅行如飛其肉重二千斤子盍致之昭支昷復往購

以歸且詫人曰如此尚有可敵者邪津津焉悅囂囂然自溢也他日公孫伯光過之昭支昷出牛髓之公孫伯光曰是猶未足為大也岷峨之谷有牛曰犂鏤溢以為頂鶼象以為跟雕壁以為背填脂以為尻其肉重七千斤子盍致之昭支昷慼曰有是哉雖然且將驗之迨至果如伯光言因嘆曰使人不我告我終矜犢牛大於天下牛也趙之河山民物府藏較之胡沈固為大國也比之齊晉則不及矣齊晉比趙固為大國也較之秦楚則

雄强不如之矣君勿自足自足則驕驕則輕輕則殘民以逞國欲治得乎苦成常舌本强不能對君子曰人自狹者其不可哉

齊景公懲奢而好儉諸大夫復日浸乎淫靡然懼景公之知矯情事焉每入朝駕羸馬樸車以從衣惡甚冠纓殆欲絶也景公謂其誠也憐焉召羣臣曰寡人使子囊帶賜爾等錦衣一襲及鞞琫容刀各一以為身章爾等毋過儉也皆對曰臣等藉君威靈得從大夫之後食雖

弗鑒不我餒也衣雖弗華未嘗冽也願君久有此土俾萬世子孫食君之儉傳曰儉德之共也共則一和儉則從康從康則豫一和則輯唯君圖之景公悅一日出游會諸大夫饗于鹿門入而觀焉其車則澤而煥也其馬則驕而騰也其服食器用則豐明精腴也景公以其紿已大怒曰吪嗟而吾臣也敢爾乎盡収而戮之君子曰書云作偽心勞日拙其齊大夫之謂乎

秦昭王即位之三年中外士多去昭王患之謂陽山君

曰寡人遇士不爲不至矣先飢而餔之未凍而衣之寡人何負於士士之相視如弁髦將維縶之耶益離其心欲任其所之耶則去者日多矣弗禁國將空奈何陽山君曰君何患焉夫王孫非重甗不棲非山實不食非族林不懸聞人聲則逸弋人餌而罦之詔而馴之命之春人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水負壺出汲命作兇離桑林之舞則冠帶踉蹡而起夫王孫類夫人者猶可也至於魋魖則噬人之物昂首則百獸讋掉尾則林木震嘯咆則

陰飈四發非惟不敢近矧敢狎獵人縣而縛之習而安之相與作角觝之戲跨項編須或翻出蹯下無所不至䰠魖亦靈獸猶可也至於伯趙禽中微者爾技人引而羅之擾而柔之摶土為人獸神鬼面而空其中衣與皮如之令其為鬼則冒鬼面服鬼衣以出跳踉偃仆如畫至於人獸神皆然伯趙雖微猶禽屬也至於蚍蜉則蟲之至微者也形大於粟其目鼻入微不可見眩人以飛肪誘而致之集於乾壺玄與黃異貯序而教之布縣几

於庭置二壺其上振鼓三初則玄黄皆出再則各成列奮首搖鬣相向三則紛紜交不可辨聞鉦聲各退入壺不亂夫王孫䖘𧓍獸也伯趙禽也蚍蜉蟲也皆口不能言冥頑不靈其可服而制之者莫心志寧嗜欲故也况士靈於萬物者乎且士者國必資以成治者也昔我先君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遂成伯業臣竊聞之先君嘗語羣臣曰林繁則衆禽來棲海寬則大魚來遊寡人之待士

亦以寬故翊舄乃磨至耳今王之馭下如束溼晝不得寧夜不得息來者如入囊有入無得出者臣亦將去之況他人乎王若以誠待士縱其去來不問士若不至當磔臣以示不悔也昭王曰善鄰國聞之士之來歸者千餘人君子曰君子懷材抱藝孰不欲自見哉特患遇之非其道故避去爾禮云舉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言寬裕也君子亦何心哉

齊頃公欲賦民一丘出車一乘不從者死表妻寧泣曰

敝邑之賦急矣四丘一乘尚弗支也況倍三乎吾寧死爾不忍死民也弗奉令公使使者讓宰且召與使者俱宰至見公頓首請曰臣無罪盧蒲就魁在側斥曰汝惡得無罪立國養民古也瘠民肥國今也胡不朘民膏血以媚公爾罪一也公既棄民汝反欲愛民使諸侯不敢侵伐爾罪二也通國之宰皆徇公欲爾獨以正自匡而欲死之爾罪三也汝惡得無罪公笑而釋之君子曰古者諫有五有正諫有降諫有忠諫有戇諫有諷諫若盧

蒲就魁之言其殆諷諫也歟

韓帥師伐魏入舞陽魏人避之韓將公仲曰夫魏易摇之國也今弗鬬蓋弱我矣再帥師進必下一二城公叔曰不然魏國雖小許鄢在其南西河路其北長城界其西淮頼出其東是所謂險阻國也今無故我弱蓋有伏甲焉譬猶越人穽鼠鼠好夜竊粟越人寘粟於盎浴鼠嚙不顧鼠呼羣類入焉必飫而後反越人乃易粟以水浮糠覈水上而鼠不知也逮夜復呼羣次第入咸溺死魏

以舞陽餌我是寘衆於埶也無乃不可乎弗聽未幾伏甲四起韓師殲焉公仲僅以身免君子曰公叔可謂智士哉所謂智者察見隱微無所遁其情爾魏人無故而棄舞陽豈能弱哉蓋誘我也公仲遽信之何耶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魏人之謂矣

晉欒氏世為晉卿以財名至欒雩益務侈靡狗馬聲色無不好藉之舉火者百姓無規之者媚惑唯恐不亟求㮣西旅訪神馬渥洼徼樂姬燕趙出則行馬擁犬還則

吹竹彈絲為長夜飲酒酣連臂踏歌曰北邙之陰白楊
悲止令我不樂日月馳止卷髮衰止飲酒沱止我心和
止無日不然蓋藏皆空而為樂不厭雩覺召所嬖謂曰
吾樂已太康家力不向單乎輒紿之曰魚鴈滿數澤羊
牛溢郊坰金帛珠玉充積庫藏何謂單乎雩復悅雩妻
婘媛罵曰蟯蛕所籍以生者在人腸胃中也嚼其血髓
日夜不止人因病羸死人死則蟯蛕亦槁矣爾曹籍吾
家舉火旦旦蠱而伐之我家亡汝家得獨存乎衆畏婘

言以計去之嬖亂益甚雩以貧死百餘家皆散為丐君子曰山之陽有桑焉蟲穴之晝夜齧弗止桑瀋液乾而悴蟲亦無生者蠱其欒氏之客歟使戒蓼言亦何至於丐哀哉

楚有鬬子般者貌肅而言莊言則必稱先王國人皆以為修潔人也一日飲遂啓疆家而沈尹壽師祁犂在焉師祁犂與沈尹壽語語近褻鬬子般怒曰若等昭女蠱若渠略出入穢壤雖鬼見亦唾也尚敢颺言俎豆間乎

衆皆色沮言未既一豔姬過門闞子般起更衣忽見夫
握刃趨甚疾衆隨之觀則所追者正闞子般也初闞子
般通於姬姬知飲遂啓疆家過而目招之闞子般將尾
而私焉不虞良人見也沈尹壽拊膺嘆曰天下寧復有
是耶天下寧復有是耶遂啓疆尤之曰子何見之晚也
昔紀侯好狙使狙師教焉狙師脫土肖人貌飾之冠九
山之冠衣結霞之衣躡文鸞之履升降周旋人也拜立
坐跽人也狙師度可用進紀侯紀侯觀之樂舉觴爲

狙飲已竟跳擲裂冠裳遁去蓋狙假人貌飾形也其心狙也因物則遷子何怪於闞子般哉今之世假稱先王以文姦言者衣袂相屬也子何怪闞子般哉君子曰天之高也日月之昭也星辰之遠也步天之家咸得測焉獨人心之變堯舜有難知者觀闞子般之事可為寒心矣

齊西王須善賈海出入扶南林邑頓遜羣蠻中貿遷諸寶若毒冒頗黎火齊馬腦之類白光爍爍然遇東風覆

舟附斷桅浮沉久之幸薄岸被溼行夷陰山中山幽不見日常若雨將壓地西王須自分必死尋巖竇絶氣庶遺骸不為烏鳶飯未入猩猩自竇中出反覆視意若憐之者取戎叔雹熒委萎諸物指之食西王須方餒甘之竇右有小洞棲薪毳厚尺餘甚溫讓西王須猩猩獨卧于外大寒不自恤語言雖殊朝夕嗢咿作聲似慰解狀如是者一年不懈忽有餘皇度山下猩猩急挾西王須出送之登及登則其友也猩猩猶遥望不忍去西王須

因謂其友曰吾聞猩血可染罽經百年不蔫是獸也牖刺之可得斗許盍升岸捕之其友大罵曰彼獸而人汝則人而獸也不殺何為囊石加頸沉之海君子曰負恩悖義人弗戮鬼斯戮之矣西王須之見殺也宜哉雖然西王須固可殺猶施於異類也類同者亦有之豈惟類同而同氣者亦或有之奈之何哉天王之法尚在吾當執刑書以往

玉戫生與三烏叢臣朋玉戫生曰吾儕宜自厲與時立

朝勢人之門足毋陟也三烏叢臣曰此余切齒腐心者
盍誓諸玉戭生喜乃歃血誓曰二人同心毋循利毋詸
有位毋附厥憸壬而移其行有違此盟明神殛之居亡
何共仕于晉玉戭生復申前誓三烏叢臣曰言猶在耳
何敢忘也時趙宣子得君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烏叢
臣既悔復恐玉戭生知之又不得不往也雞初鳴即去
候宣子入門有危坐東榮者舉火照之則玉戭生也各
赧而退君子曰二子貧賤時其盟誠良及登祿仕遽變

其初志何耶利害戰于中位勢怵於外故也士君子養於山林而壞於朝廷昔人之嘆其有感哉

武安君說六國從親以孤秦秦惠王患之使犀首期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使使臣說齊魏之君曰臣之東鄰有長瀦君其妻終葵夫人妬虐其侍姬長瀦君苦之長瀦君之友六人家有如夫人者三和而不爭長瀦君泣而訴焉六人者各遣其妻載饔餼以食夫人且解之曰人所貴於婦者能樂其夫子爾長瀦君年將

耄矣宜安之今因帷薄之故以傷其心可不可乎夫人答曰妾不佞不知明訓不能奉夫子致辱玉趾貢于茲敝廬有命敢不敬從然竊有辭焉長猗君實耄子且幼未能勝洒掃所恃以無恐者長猗君存耳苟一旦溘先朝露吾屬將操瓢丐於道路長猗君精神幾何寳之愛之唯妾爾侍姬唯欲是從長猗君若死其目豈有淚耶肉未及寒已思移他家矣妾雖愚寧復計帷薄事乎六人之妻各歸逐其如夫人者今六國合從將以擯秦秦

遣衡人一訹從約頓解而惟秦之令是從不亦難哉且說士之口是非紛亂唯其所命皆傅理善惑大王不可不察也齊魏之君皆曰善於是遣使至諸國從約復成君子曰七國之君甚矣無識也隨辯士之舌以為東西辯士升國勢降矣故當時謂無士為無國傳曰眩白為黑倒上為下其士之謂歟

駿夷子謂魏力叔牟曰越山之中多蒙頌玃父而牛尾貍亦產焉狸背與肉閒錯味旨甚當林實秋肥狸日飫

之其毛澤澤狸自料為人所忌穴山為宫樹石為栅聚
穙為墉晝伏夜動無隟可尋者獵師嗾犬蹤跡之毁栅
壞墉而煙其宫狸不能煙也閉目冒火出犬隨斃之力
叔年曰狸何罪哉醆吏子曰狸何罪哉利其肉之臛也
高國氏以富見禍人以為無辜殊不知從已召也高國
氏亦牛尾狸哉君子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
楚放宜咎者善為鸇學未三月皆馴縱之揚則揚呼之
降則降指鷙鶬鳧鴇使之擊則擊無不如志西鄰有終

利之伊爭能宜咎欲學之求鷸於太陰山使調鷹奴因之七月有鷂過焉命鷸搏之鷂驚墜鷸亦墜對立䩞枝上招之矯矯然逝矣餘者瘦死過半終利之伊甚嘶往餂宜咎曰子何術而使鷸馴也宜咎曰吾亦何術哉予初得之也冠之以籠冒束之以絛鏇嚴之以鼓鞞承之以韝養振之以鑾和使其目無邪視神無外馳時其飢也和水肉以炙之廉其饜也咽羽毛以洩之於是其天者全不知有人人亦鷸也故命擊則擊命止則止今子

畜之以人不以禽乖戾其性情動揺其筋骸逆亂其血骨紊傷其羽翮不適其飽飢神既不完天者皆喪矣又烏能如人志哉唯恐其不縱也縱則颺去爾吾亦何術哉所用與子異耳終利之伊再拜曰吾因問調鸇而得馭將之術也君子曰豈惟馭將哉治民亦猶是爾

楚將伐魯取其地召諸大夫問焉辟閭巫臣曰可神子魚曰不可楚子病之請言其故辟閭巫臣曰魯公失政季氏得民公伐之弗勝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而

不能討魯之臣子枕戈待旦莫敢發者畏季氏威也君將求逞諸侯而儌福周公之廟奈何不伐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室東遷列國失序若聲罪加之以兵何君不可攻何國不可伐楚之視魯猶齊晉之視楚也魯可伐也楚能免焉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魯棄周禮唯弱强是視當齊肇霸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魯鮮不與聞晉文率諸侯會于溫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僕僕而往不遑寧處其蔑我楚國則曰是篳路藍縷之邦可與

行典禮乎楚國之民含怒日久非特君也康王即世魯公雖與二三大夫辱臨楚郟實怵於勢非中誠也不伐何以示遠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公相王室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其德至今未泯也夫修惠以懷人人誰弗親逞威以上人人何能輯今以魯不我與而兵之以示遠其無乃非德惠也乎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受姓定

封孰非懿親諸姬存者其可數也哉明德之弗崇則弗足以存且臣聞之立德敷政立義和民德天之明也義地之制也君人者則天之明法地之制以洽和民人古之道也今魯之公室弱民罹荼毒若入烈火無所避之棄而不伐不亦左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王靈雖微天下共主楚國固强終人臣也以君伐臣是謂布義以臣伐臣是謂悖政四海弗靖職此之由君若以師宿于魯境東諸侯告于天王使一介之使以讓君曰魯也弱諸臣

竊畔之致使其君越在草莽不能事宗廟諸姬竊憂之君為大國不唯其難之靖而土地是圖或為執事羞天王命我諸姬亦既有辭當以公徒三萬與君周旋於軀冡之墟君其圖焉不知君將何辭以對也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天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自救且不及況能綏我魯乎五侯九伯桓公實征之以臣伐臣非一朝夕今楚之伯與齊代興我若討魯之罪東諸侯震疊不暇其能有辭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魯

之為國家通於齊又甥舅也王室固多難魯之君子或藉齊餘威以安靖之楚師進焉諸姬必忿將為楚患是無故勤諸侯也如或還也勞師千里糜厥糗糧觸冒風露何益於國臣故曰不可楚子曰巫臣之言良欲帥師東聞齊侯取鄆居昭公乃止君子曰春秋大夫類多能言而麗乎理者何其寡也季氏逐君諸侯莫不聞楚能告天王致討桓文之功可繼也神子魚乃力遏之巫臣不務出此乃淩蔑我王室惓惓以威遠為言二者胥失

也楚之為楚其不競也宜哉

宋襄公繼伯將與楚子會于盂以乘車往而不設兵備通國人皆憂之莫敢言昆吾之叟曰君安則臣寧君設有難宋社且不血食吾屬將焉寘諸請昧死言焉俟宋襄公出歌而過之曰有尨者貔其毛栩栩冠弁而揖吾不知死所窋窋者陸鱗鱗者矛仡仡者夫始可貔與居貔乎貔乎良足畏乎君何之乎襄王怪之召而問焉昆吾之叟對曰鬨君將與楚子會有諸曰然曰鬨君武備

强國而不知變乎

鄭人有愛妾魚者計無從得魚或汕或涔或設餌笱之列三盆庭中且實水焉得魚即生之魚新脫罔罟之苦憊甚浮白而噞喁踰旦鬛尾始搖鄭人掬而觀之曰鱗得無傷乎未幾糝藾而食復掬而觀之曰腹將不厭乎人曰魚以江為命今處以一勺之水日玩弄之而曰我愛魚我愛魚魚不腐者寡矣不聽未三日魚皆鱗敗以死鄭人始悔不用或人之言君子曰民猶魚也今之治

弗之戒有諸曰然曰禮務從時政在體要佩玉鏘鏘不可薪於山何戈與殳不可酹於廟其理然也今楚人貌而冠者也君欲以文德合之其術迂矣君之莅政動法文王使文王遇貌亦使勇士操戟逐之未必朝服與之揖也襄公曰人皆相率約君以禮子柰何欲興戎乎壇坫之間玉帛交錯而使甲士厠之人其謂我何不聽往與楚子會楚子以兵車至執襄公君子曰宋襄公為萬世笑者以膠柱而鼓瑟也膠柱而鼓瑟且不可況往會

君子曰人之智豈不物若哉物之專人則擾而離也詩云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鷮非平林固不集也人孰不智哉

楚共王有照乘之珠愛之甚函以金檢命左右負以隨時出翫之游於雲夢之澤失焉共王不恱下令國中曰有獲吾珠者予以萬家之邑楚國臣無小大咸索珠簡茅淘土闃閴者三月竟不得更數年縈陽之子牧犢於澤有氣青熒起菅中視之珠也櫝以獻共王不食言乃

民者皆鄭人也哉

楚萬臧語不更先生曰鼬之在田也彈丸欲擊盧犬欲礫山狸欲啖鼬苦之其黠者乃往依稷焉稷社之配也世謂之稷鼠人不敢圖意而之野巢也烏鳶啄其㲉鵂鶹殘其軀伯趙敓其室亦不能一朝居意而近人而家於宫則舒然安矣夫物尚有知人或失所依何邪不更先生曰若是余將焉依萬藏曰仁義汝稷也禮樂汝宫也人依乎仁義禮樂其孰曰不然不更先生洽然而悟

賜之邑君子曰仲尼既沒珠之失二千年矣求者非一世一人而弗獲之一旦乃入牧犢者之手可以人賤忽其珠哉

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國不為小矣久而不治欲帥虎士以禦四封何如蘧伯玉曰可也非其要也遣使致聘以修鄰好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慎簡百僚毋曠厥官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杜闕女謁勿使行政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斥擯姦回崇厥

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儉德是共屏棄淫侈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保小民夙夜匪懈畏之如天敬之如神綏之若子何如曰斯其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言乎君子曰蘧伯玉之言其有激哉君者主民民之從君猶水朝宗振古然也而曰民為君之天何耶雖然天之生民使君主之不使虐之虐之非君也是則君為民立民亦重矣哉

趙成陽堪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朐假於奔水氏朐戚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升堂默坐西楹閒奔水氏命儐者設筵薦脯醢觴朐朐起執爵啐酒且酢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敝廬必有命我者敢問朐方白曰天降禍於我家欝攸是崇虐焰方熾欲緣高沃之肘弗加翼徒望宮而號聞子有階可登盍乞我奔水氏頓足曰子何其迂也子何其迂也飯山逢彪必吐哺而逃濯溪見鱷必棄屨而走宮火已焰

乃子揖讓時耶急升階從之至則宮已燼矣君子曰迂儒僨事往往類此是何可勝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嬖梁其生生蹇産而椎鄙盡國中無過者唯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輒若有所失語大夫旃曰梁其生其智人哉何為能安我也大夫旃曰心成憐白髮玄情弗怡艶色媸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旃曰君聞癸北子瑟之為人乎子瑟慎妃耦十年不遂恒鬱鬱離居

之蔽一至是乎妍媸最易辨且不可況其他乎世道既汚以佞為賢以正直為憸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

宋大心鈎與公玉乘無庸伯仇同居於乘丘大心鈎學內聖外王之道淫淫而洽於心公玉乘廷之曰子之道古也不宜於今是畢黃擒鼠也千不得一焉乃舍去學假仁定霸之術三年而足之無庸伯仇又尤之曰子病大心鈎善矣子道亦未為得是使韓盧捕鼠百而一中

曲逆有醜女眇在左目疹瘢如叢珠且黑而羸曲逆人過而不睨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筑彈坎篌三年精其技又善為北里之舞以惑人子琴一見大悅致厚幣聘以歸字曰玄姬朝筑焉暮坎篌焉嬖之甚子琴稍出游歸必熟視其面無不姸者反笑世人多一目云其友宛爰都憐之為致趙女光豔曒曒照人世謂閭須白台不能似之子琴逐出曰何物醜類敢儕吾玄姬所謂玄姬其君之智人歟中山君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

以十年伯業可定矣王曰子之言良矣惟桓文能行之爾寡人不能學也無庸伯仇見二人所對不合於是不待王見問目如明星風雷隱隱起舌間利害槩如也言已且繼曰願王假臣五月之久四海諸侯皆懼膝行而來朝矣王大悅曰此寡人夙夜不敢忘者也即命為上大夫與聞國政公玉乘去之齊不遇又之宋之衛無容之者晉人聞而召之亦為大夫大心鉤轍環諸侯皆不售老死乘丘一如無庸伯仇之言君子曰羽籥干戚之

馬予所業則異於是公玉秉曰何術也曰押闔之術也
儀秦之舌申韓之法軫到之略也放之一邑則一邑服
放之一國則一國準放之天下則天下從是使蒙貴襲
鼠也十不失一焉大心鉤公玉秉疑之相與說于秦王
大心鉤進曰王道如春煦嫗兆民無跡可窺均囿至仁
王假臣以三十年鴻化覃於邇遐矣王曰子之言美矣
惟黃虞能致之爾寡人不能伺也曰公玉秉言公玉秉
進曰揣摩地勢明王之制義融於人已蝕其利王假臣

舞不可施鄭衛之邦亦猶子女優雜之戲不可陳齊魯之俗大心鉤欲行先王之道於春秋之世難矣哉

晉定公好以位驕人揚食我諫曰東海有巨魚名王鮪焉不知其大多少赤幟曳曳見龜赭間則其鬛也王鮪出入海中鼓浪歕沫腥風蓋脩脩然云逢鮦鯧鯉鯉必呑日以十千計不能饜出游黑水洋海舶聚洋中者萬王鮪一噴皆没不見其從雄行海間孰敢何問之者泝潮上羅刹江潮退膠焉鼉若長陵江濵之人以為真陵

也涉之當足處或戰大駭斫甲而視王鮪也肌之乃架棧而臠割之載數百艘烏鳶蔽體羣啄之各飫夫王鮪之在海也其勢為何如一失其勢欲為小鼃且不可得位其可恃哉定公曰寡人已知之矣子姑就舍君子曰德稱其位者恒下人反是則驕是何也德則虚不德則盈虚則能容盈則覆理也傳曰君子以虚受人又曰日中則昃可不信夫

齊侯再伐山戎賔胥無問曰聞君將有事山戎然乎非

歟公曰然何如曰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一公驚曰何謂也曰謀夫孔多可伐者一也矛戟銛利旛幟精明可伐者二也既稟充牣餌饟弗絶無仰於鄰可伐者三也卒乘輯睦隊伍成列不戰則已戰無不克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宋衛小而邾鄧杞薛皆與國也奔號承令匍匐恐後可伐者五也以此言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蕞爾之邦也使誠有罪君亦既伐之矣柰何再乎為土地耶海濱千里君悉有之何愛

僻遠之野以廣君土疆為民人耶衣冠劍舄充斥君之境土何愛魋結卉裳之俗以亂我邊陲為一戰可以定伯耶君已帖陳服鄭親魯而攘楚矣何假乎山戎令再帥師徒使斯民肝腦潤草莽枯骴暴原野耳夫爭地以戰殘民以逞非仁君也非仁君不足以霸諸侯此不可伐一也齊侯曰大夫言固善山戎屢悖寡人奈何賔胥無曰熊羆豺虎並家於山蛟鼉魚鼈俱穴於淵九夷百蠻均宅於仁君務仁德之修獨不能容一山戎乎容之

下無章驍暴者字民孱夫操弓矢出關是葦受羮而豆盛食也貴戚之卿混乎輿臺是履苴冠纓也兒鉗之倫升於上士是巾足衣也舉國反易而無一人悟者君顧獨憂臣乎即實病亦一身爾如國何衛君曰目能察白黑而不見其睫心能識壯耄而不覺其形自蔽之患也請為先生更諸君子曰南文子託疾以悟衛君美矣衛君聞之即有心目之喻亦易悟也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則來庭伐之則叛去力不勝德故也君請改圖焉齊侯曰大夫之言善止君子曰桓公賢君哉不然何聞義則服如此也

南文子任衛國之政察見淵魚人莫不畏之一旦忽若狂易者以足衣為巾以冠纓苴履以食豆而羹箄百物靡不反者衛君深憂之親枉駕文子之閭問曰先生病耶曰臣非敢病也曰先生非病何反悖若是邪曰臣非敢反悖也效尤也曰何謂效尤曰今國中法制不定上

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迨至楚境上關吏縶之尊盧沙曰慎毋縶我我來為楚王師關吏送諸朝大夫賓館之問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遠千里將康我楚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敢有請姑聞師楚之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瑕容之問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恐獲罪於王亟言之王趣見未至使者四三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

漁者庶其廉與婦競絶數月不通於越入楚兵大掠各西東匿死生不相恤人諍庶其廉盡聚諸軏謝去一日漁于海獲甲蟲曰鱟雌雄相負雖風濤不觧庶其廉悔曰是物也人或不如可乎歸召婦與居禮之終身君子曰陰陽合而大化彰寒暑正而歲功成夫婦和而家政理天道也亦人道也俗降世汙有反目至死弗覿者不亦悲夫視庶其廉之能悔抑又賢矣

秦有尊盧沙者善誇談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盧沙曰

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瞑臣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圖楚刑白牲列珠盤玉敦歃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王尚得奠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尊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為卿楚不强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為卿居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卻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追之言乃曰晉師銳甚為王

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劓而縱之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夸談足以賈禍終身不言欲言捫鼻即止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無當蓋往往藉是以媒利禄尊盧沙亦其一人也使晉兵不即至或可少售其妄未久輒敗亦不幸矣哉歷考往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之劓非不幸也宜也

宋有白冥子旃耕於渠蒢之野得石馬圖而晢肉且倍

好上有蒲穀文子旂熟視之曰質如截肪澤而有章其璧也哉孚尹旁達廉而不劌其璧也哉無功而家大寶者禍當獻諸朝於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臣渠蒢之賤夫也偶挈耒耜以耕竊不自意地不愛寶獲嘉璧焉臣不敢私聞王將有事上帝方明六玉闕其一焉敢獻諸下執事王使大夫竅受璧薦諸玉尹玉尹曰噫是珉也郤還之子旂抱石嘆曰吾聞有道之朝是與非别白繡裳雖華不翦以補冠太阿雖銳不委以割牲今强謂

壁為珉可不可乎楚丘丈人過而視之曰子斿其幸矣哉子斿怒曰何幸也曰卞和以玉獻尚遭刖況爾薦珉者乎子斿終不悟君子曰士以真材衒且猶不可假才能自致與嗚呼世不特一子斿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決公石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因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密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不能無

二人甚類之其所異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曰微奮言吾等將愈敗離焉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況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密須奮可謂善諷矣

犄于皋聞尾勺氏畜豹善捕獸以雙白璧易之且肆筵召所與游者飲出豹于庭而詫其能於是治金為繩繫之文羅日割牲啖之居亡何有碩鼠過宇下急解豹縱之豹視鼠若不見犄于皋怒詈之他日又有鼠過焉犄

也水母姑寘之又不聞有瑣蛣乎腹藏蟹饑則蟹出求食歸則瑣蛣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不能無也瑣蛣姑寘之又不聞夏屋有蟨鼠乎與邛邛駏驉比為邛邛駏驉齧甘草即有難邛邛駏驉負而走亦兩不能無也蟨鼠姑寘之又不聞西域有共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妬飢則爭啄一俟其瞑餐毒草害之及下嗌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

楚多鶏善格如膠弗之解大夫黎嗜之偶使韓遂挾以行左右言於韓君君恱之令國中羅鶏與格皆不勝君以韓無鶏愧之無鈎大夫曰夫鶏海内所有也而韓獨無乎然而能格與否在所擇焉爾今衣褐而班文鶏也翁鱗而尾隹鶏也刀喙而戟距鶏也鶏則鶏矣求能格者幾何雖然此不足道也國中圓冠方屨堯行舜趨者皆士也能與君排難解紛者復幾何能否在君不在物也君説擇善鶏與黎格卒大勝韓因此而得擇士之法

于皐復縱之豹遇鼠如初猗于皐怒鞭之豹輒嗥猗于皐愈鞭之易以縲絏寘之牛羊棧中日餔以糟豹喪欲泣猗于皐之友安綦子他聞之誚曰吾聞巨闕雖利補履不如利錐錦綺雖麗供靧不如尺布文豹雖鷙禽鼠不如狸狌子何愚也曷不用狸搦鼠而縱豹捕獸哉猗于皐說如其言未幾狸捕鼠且盡豹獲麞鹿麃兔以歸無算者君子曰獸固善捕亦各有所能至於用人乃違其才何邪

君子曰古語有云羊質而虎皮見草悅見豹戰士鮮不類之然豈無真虎哉亦患人君不能用耳

楚師師伐晉晉人恐嚴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師未幾又入如是者三晉侯疑朝羣臣問焉伯瑕對曰楚誘我也急宜敺弗敺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疎矣伯瑕恚曰君如弗納臣言臣終不能俘隨君請先去之晉侯斥之問步毅步毅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衆乖內嬖日盛曳綺縠而副玉珈者後宮千人旦謳莫酣惟日

不足焉能及我問士渥濁士渥濁對曰穀言固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東諸侯則齊鄭魯衛枕戈待隙獨吾國有新喪未暇攻彼虞我兵起五國必應之故先動相制耳不足慮也問范匄匄對曰如二大夫言問韓起韓起大笑絶纓晉侯變色曰大夫笑寡人乎起對曰老臣何敢笑君實笑鴈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也曰具區之澤白鴈聚焉夜必擇栖恐人弋已也設鴈奴環巡之人至則鳴羣鴈藉是以瞑澤人熟其故爇

火照之鴈奴戞然鳴澤人遽沉其火羣鴈皆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斯者四三羣鴈以奴紿已共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鴈奴不敢鳴羣鴈方寐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退三執火之謂也君何不少察之乎晉侯曰爭人不當如是哉於是大嚴守備楚子聞之曰勿謂晉無人不敢侵君子曰晉侯其善謀哉集衆人之慮必有一長者及韓起獻計楚人知悉其情遂退師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況士乎

宋剔成君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邪毋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懼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北殷子且謁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為曰吾善為雞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剔成君君召至子且鼓肱為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恠之趨使還問曰子

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令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强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况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剔成君即日罷其役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蓋子且雞喻之説也

余為燕書四十篇蓋取郢人誤書舉燭之義讀者

好之謂有秦漢風余獨愧汗弗止者何也自嬰憂

人耳乃效雞鳴何也曰臣尊雞甚故效之耳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之異類乎曰臣焉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德極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雞若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雞乎曰固也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雞者乎君喜曰羣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

他異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實也誠願得一觀焉
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澂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
耳寡人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忘其為人臣也
今幸勿忘甚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
淵之劍蔡人操刃與戟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
何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
主也彼由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今君知為人臣而
興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

患以來神情銷沮見於舩翰之中氣苶而辭荒惡

在其能秦漢也不猶優孟之似孫叔敖哉

顏率求鼎難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卻其軍率乃詣秦君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弑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

帶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宋折鄭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强焉尚欵以尊周為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掎以太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雄迤以黄河之深靡以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藉累世之盛侵曹伐衛大戰于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

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首惟不軌是圖卒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帥兵而刼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虎狼之威志在丘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怨秦之虐旦夜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將軍出宜陽趙魏與韓脣齒之邦必注强弓蹠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為山東大國亦必驅其兵西向崤函

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暴又必急趨擣武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而噉一牛不至血肉狼籍不止也卒竊為君危之夫鼎者又以昭夫德也茍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恊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昬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求之邪楚莊之強君之所聞也因伐陸渾之戎遂來問鼎之重輕王孫滿一言卻之輒俛首莫敢吐

氣者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王今其所為可不如蠻荆之長乎為君之計莫若告于衆曰寡人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爾有衆欲覬鼎于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為不穀肫肫然喻之寡人雖至愚亦已藏之中心矣爾衆宜解甲韜戈從寡人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觶自罰復告于太史書之以旌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日也君德孰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顔率曰子之言良是也即日罷

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發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宫截理宗頂以為飲器大明洪武元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嗚呼上之徳可謂至矣哉

兵西還鼎周鼎也故借周天子立論為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秦縱暴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既不能然復以八十一萬人軏鼎誑齊率真小人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為然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

書穆陵遺骼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嘉木楊喇勒智與丞相僧格相表裏為姦明

其犬犬醬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啖之母候骨投地斂寘一窟移瘞於桑間旦夕向桑嗥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齚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然也又寧止此二事乎人苦不自厚物理有可徵者亦弗之信反指予為誕予故書此示之人心尚存其亦有所感夫

諭頑

陶尚書中立為余言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治喪暨甲没無人藏其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羣犬翕集銜甲衣曳至西郊跑土成坎埋焉坎淺不能容又復曳出如是者四三始瘞土覆之而去新昌黄琛甫有牝犬為邏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撫髀太息每舉諭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崔仲文畜犬會稽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奪

書客言二事

天台李某遇盜官為購捕之有刀鑷工出胥珥粥諸市市魁執送官工具言私於下東鄰女得之官逮女問狀女戰栗不能言工曰爾毋佯恧為也爾左乳有瘢可驗官覆之信然女恚自剄死死三月始得真盜初女童子時常用工薙髪故知女瘢工怨女嫁時不償其勞陷之

黄巖少年嘗游於博徒一日飲市上市人攜虛篋與博不勝馳而去少年斷其紿已躡至大澤中杖之仆地有

一翁扶子過焉意其病厥也扶還其家未至而氣絶市人家縛翁父子赴官子哀慟不伏翁謂子曰兒毋用苦吾老矣自度在世無幾願易兒也子聞之輒陳殺市人狀甚悉官用縱翁歸翁念兒寃也自經死為說者曰漢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嗚呼今之從政者其釋之也哉

明文衡卷五十

明文衡卷五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雜著

讀喪禮 胡翰

按儀禮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其降服父卒則為母父在則為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為父屈而

三年之喪母為長子得遂揆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為是說耳古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貢以孔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苟施於母子之間則疏衰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為心喪則是外屈於父之尊而内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衷也斯亦偽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伸其尊

也且疏云為父加隆三年則為曾祖宜大功為高祖宜小功尚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為也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尊而恩殺為高曽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為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縁乎人情者也

按禮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女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鄭康成引傳小記云男子冠而婦

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於古也又古者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日尊尊而恩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月日亦同也今禮家定為曾祖父齊衰五月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月日不同矣以經殺之服之數盡於五緦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曾意其月日以是為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

猶今釵與頭須耳而今云竹釵布須亦非制也五禮廢久矣惟喪服民間尚多用之今冢子斬衰粢齊苴経杖絞冠帶繩纓菅屨即位而有事於外冢婦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即位而有事於內何啻黄鍾大呂而間以師延靡靡之樂犧尊龍勺而置之玉杯象著之間其淆也甚矣是非朱子意也門人不察之過也問喪之記云親始死雞斯徒跣說者謂雞斯當作笄纚夫纚以黒繒韜髮士冠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者以之即吉可也而

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婦人不殊裳故但言衰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此蓋古者婦人之喪服也朱子定禮自緦以上莫不悉尊乎古而婦人之服豈宜以俚俗爲之若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之屬不知於古何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非無衰也其衰之下與男子異耳非今大袖也檀弓云去纚而露髻謂之露髻則以麻繞額與髻耳非今遮頭也婦人不冠布總箭笄傳云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

山事去之此又漢儒之不察也

夏后氏之郊

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刑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於天天殛之也

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於舜又逆於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為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何必郊

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

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非所以語君子也夫君子之所以為德者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孔子之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大雅之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乎齊齊所以篤其恭敬猶恐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故不齊猶可也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矣豈所以語君子哉其悖也甚矣或曰然則所謂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如之何曰其疵同也猶可謂之泛論泛論非言君子猶可說也不若非有恭敬則不

齊之陷而不可舉也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往往流於文而失於理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

續志林　王禕

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修氏曾鞏氏王安石氏並時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間為尤傑然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横開闔上下變化無不如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之浩博固將蹴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諸篇議論超

伐楚必事徐楚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此也君子曰仁義天下之本也自古有天下者由之以興矣未有由之而亡者也謂行仁義而亡者知假仁義之名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也徐偃王之謂也夫徐處淮之南北而得乎地之中其為中國患久矣先乎穆王當成王時即已肆其强暴書所謂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是也後乎穆王至宣王時其馮陵為尤甚詩

卓而文章馳騁殊可喜中心慕之因竊其餘論續為十八篇陳俚樂於金聲玉振之餘廁瓦缶於夏鼎商敦之末亦見其不知量已然而顧學之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

馬王禕序今録八篇

周穆王時徐偃王為國除去刑爭末事君國子民待四方者務出於仁義而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馬或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盡服矣王不

呼藉使偃王誠知仁義之為道而力行之則民之附之者心必堅諸侯之從之者名正而言順湯武之業可成也其何敗亡之有惟其不知所以為仁義而徒假仁義之名故不旋踵而敗亡世之論者因以謂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亡雖殊其為仁義一也嗚呼亦孰知仁義雖一而行之有不同偃王假其名而行之湯武則真知之而行之以無偽者也興亡之效固判然不同矣湯武偃王柰何同年而語哉春秋之時宋襄公欲圖

所謂徐方繹騷是也當穆王時天下晏安而天子乃無意於天下方乘八龍西遊與王母晏於瑶池之上逸樂而忘返於是偃王時得乘間而起用其籠絡駕馭之小智煦煦以為仁孑孑以為義以聾瞽束諸侯而諸侯之爭辯者適無所質正乃咸賓祭於徐庭偃王葢自謂仁義之道為止於是而王業固可圖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不在是也故未幾為天子諸侯所不容而國以遂敗身以遂亡而偃王顧謂吾好行仁義之道以至此也嗚

霸亦徒假仁義以為名與楚人為泓之戰曰吾文王之師也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一戰而敗國以幾亡故宋襄公之仁義即徐偃王之仁義也一則假以謀王而不成一則假以圖霸而不就皆假其名而不知用其實者也或曰齊桓晉文亦假仁義者也而其霸業以成何歟曰齊桓晉文之於仁義善假之者也假之而善故其業以成偃王襄公則慕仁義之名而不善假不善於假其敗亡也固宜此又其得失之所由分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鄗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於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曰周之東遷非過也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國東遷而致衰不可也周居豐鄗豐鄗在西故謂洛為東都自武王遷九鼎於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於是乎卜洛以建邑而

郊丘社壝宗廟市里無乎不備是固以洛邑為可都矣
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崤界蜀隴邪則東有成
臯西有殽澠背河向伊洛其固有之守也謂洛邑土地
不如西周為天下土腴邪則左伊右瀍沃衍可以富也
而况天下之中實維洛邑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晷於是
而取正道里之所均四方諸侯於是而取則是則雒邑
曷嘗不可以為都也以書攷之周公告成王使居新邑
以為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歳是成王

嘗至洛邑事烝祭矣以詩攷之宣王徵車馬備器械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是宣王又嘗至洛邑會諸侯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王之遺意而豈可謂其失計乎藉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日蹙國百里已非一日四夷交侵有甚於戎伐昭王南征不復有甚於問鼎重輕豈至平王以後而然耶葢周自厲王之亂王室板蕩不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無周矣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遷周其將

之理此古今之所同然者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十四主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二十八年平王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

漢高帝既定天下謂羣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略也夫以高帝之雄姿大度而當其任

不衰乎使文武而東遷周其有不興乎是周之所以衰因無令王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且堯都平陽而舜遷蒲坂禹又遷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是唐虞夏商之都固有定止葢屢遷矣柰之何獨以周之東遷爲失計耶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本可以致興而所由致衰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和稱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

下不亦宜乎雖然高帝固善知人為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免持駕御之術以束縛馳驟之蓋有無足多者當韓信為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竒而高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爾既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為必死矣反遽拜之為大將使其以任遇太重為過望效死以酬恩不復叛而信遂謂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酈食其為漢謀撓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焉耳蓋良始惟

使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矣方其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高帝之命懸於籍手數矣而籍卒以敗亡者籍專為暴高帝務為寬大故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犯籍至火而屠之暴與寛大異趨如此楚漢興亡於是已決况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高帝則攬一時之英豪而御之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用之各能當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可謂知人善任使有帝王之略矣其得天

為韓報讐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横成君成為王而已為韓司徒而後又自褒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良終為韓不為漢故因疑其謀以嘗良豈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子房固且力陳其難以為不可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蕭何與高帝同起事膺專任守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比盛高帝恐其脫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為衛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自謹守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已以待韓彭者待之矣而何至自

汙以求免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役於高帝術中而皆不知而高帝既知三子之為人傑矣乃徒以術御之不復知有忠信之為道君臣之際其不俱可惜哉且吾聞之舜之於十二牧武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非忠信之道焉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首股肱視同一體烏有所謂相持之術哉嗚呼此古帝王之所以為盛也高帝非不得天下也然其君臣之際如此其不有媿於古帝王也夫

高帝六年叔孫通徵魯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君子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彼以為禮樂矣而吾謂非禮樂何哉彼徒知其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記曰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孔子之論以為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

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論先之以仁義而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此禮樂之謂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聖賢之治身即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以其不可斯須廢者而必俟乎百年亦何其迂之甚是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其可損益因革者文也故忠變為質質變而文繼文者不能保其不變也夏變而濩濩變而武繼武者亦不能保其不變也此皆文之謂也至論其本則古今一而已矣孔子所謂

治者莫加焉至武帝而改正朔矣議明堂矣至成帝議立辟雍未作而王莽作之矣至哀帝而詔定雅樂罷淫聲矣此三君者其於致治何如也自漢以來千數百年之間有為之君臣於斯數者未嘗不講明之其說易通而易行者正朔服色也言人人殊而或行或不及行者明堂辟雍雅樂也其說雖多而終不可行者封建井田也夫其可行者因之不可行者革之而皆足以為一代之治則其為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明矣禮樂之文無

百世可知者也吾故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自兩生創是說而漢儒悉宗之終漢之世禮樂之說紛如而其大槩則正朔也服色也辟雍也井田也封建也雅樂也是皆帝王經制之具而掃滅於暴秦者有王者作固當修而明之然漢之賢君莫如孝文漢興至是已及百年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而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則謙讓以為未遑惟以德化民故海内安寧煙火萬里成康以後稱

年和之斯成矣其後唐太宗與房杜論興禮樂曰禮壞樂崩朕甚愍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徵與房杜皆慚悚而退是數公者可謂興王之良佐而明於古今之治體矣雖未嘗以改法立制自任至論其輔佐之實則房杜之彌縫魏之諫諍皆人臣之所難烏在其媲禮樂也是故以征伐取天下者莫如湯武湯造邦之初誥其臣下曰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禮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此樂

與於治道也明矣蓋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輕詩書叔孫通鄙儒也因扳劒擊柱之事將肅朝儀以止喧嘩乃進儒者可與守成之說夫肅朝儀以綿蕞從事其事至末也而通以為儒者守成之事兩生以為興禮樂之事嗟乎儒之為儒禮樂之為禮樂止是而已乎至隋文中子講道河汾謂其徒魏徵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逢明主必愧禮樂及聞江都之變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

也武下車之初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禮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此樂也然則革命不崇朝而禮樂行乎其間亦烏待於三十年之久乎故吾以謂兩生之所謂百年文中子之所謂三十年皆徒論禮樂之文而非達其本者也嗟乎兩生不足道也文中子動以聖人自擬而立論若是幾何而不為叔孫通也哉

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

尚經術賔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横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故行之也無斃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於文武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

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裕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為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於其先明章繼志於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為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故自建武永平以至於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師

成風翕然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其比隆於成周可也及乎元興以後閹豎擅政而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而漢已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義以扶其危直道正言分別其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於勢有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而其執彌堅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

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乎

曹操權勢日隆董昭言宜進爵加九錫以彰殊勛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

感慨奮激如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論以救其敗闗而其甚者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或且以不得與其死以為恥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尊漢為辭雖以曹操之姦雄擅强大覬非望乃至没身不敢廢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為效其有係於國家天下為尤

可得若文若者亦何其不幸也且文若可不謂正人賢士者歟當漢之亂豪傑並起文若以為曹操者庶幾可以圖大事定國家故從而佐之凡其與操謀所謂大順大略大德者大抵皆匡朝寧國之事豈嘗與謀篡漢哉而不知曹操者天下之姦雄懐其鬼蜮之智雖外示恭遜而篡漢乃其本心彼董昭逆知其本心者也九錫之謀有以中其心之所欲矣文若雖賢而智不足顧謂曹公秉忠貞而守退讓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不亦有

請或勞軍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禄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或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君子曰篡逆之人將欲奪人之國家必擇正人賢士人望所屬而意與已忤者從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遂也曹操之殺荀文若是已夫文若飲藥而死蓋自殺也而謂操殺之何哉蓋文若雖自殺而致其自殺者操也雖謂操殺之可也嗚呼君子不幸而處國家亂亡之際而欲自立於其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爾雖欲明哲保身有不

忤其心乎智不足而節有餘不殺其身不止矣操見平時文若所與言未嘗逄其志及圖九錫而又忤其志使文若而在將巳之志不得終成其殺之也固其所矣是故文若死操之惡遂成明年而九錫加及孫權稱臣稱述天命而操以為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操死子丕遂篡位而且以舜禹自居矣嗚呼世豈有是等文王舜禹也哉朱温將篡唐欲以優人張廷範為太常卿裴樞持其事樞等朝廷宿望温以為小事猶不巳從必不肯

聽已取天下故肆其誅鋤白馬之禍樞等無遺類矣曹操之篡漢朱温之篡唐其惡一也操之殺荀彧温之殺裴樞何其所為之相類耶吾是以知篡逆之人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士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得遂也嗚呼以操久蓄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祚不啻如反掌文若縱忤已其力豈足以沮操當是時國之后戚朝之忠良殺戮略盡留一文若夫亦何害而操曾不能少容焉文若則死矣而

不知簒魏之司馬懿已儗其後而不察也害能加於其所易制而明不足以料其所難圖烏在曹操之為智哉懿既制魏國命子師及昭並秉重權而昭子炎遂以代魏當其時王陵以壽春欲討懿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欲以壽春誅昭而不成巨姦之鋒夫人將嚙之然人知司馬氏專魏而不知養成其惡者由操之不智也故夫司馬氏於魏猶曹氏之於漢而已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未有不仁

而得天下者也又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有天下者盍亦鑒觀之乎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薄嶺海戸門不閉行不齎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僅二十有九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太宗歎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徳彛見之或曰太宗烏在其為仁義也太宗之為君大抵仁不勝其武義不勝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師於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

輕矣而李君羨之誅則未免於淫刑太宗之用刑果三王之仁乎蓋其好大喜功志慕高遠而學問之道有未充故其設施制度綱紀雖有足觀而平生所為類皆假仁義以濟其功利之私烏在其為仁義也君子曰三代而下賢聖之君無如太宗矣而顧猶不足焉春秋責備之意其毋乃已甚乎夫論仁義之本太宗雖若有愧論仁義之功太宗不可謂不盛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然則太宗雖未可以性之許之

再戰而下河北以至取江陵舉黎陽攘羣盜如振槁拉
朽其有天下如運諸掌視成湯之拯民似矣而陽尊隋
以為名則何異晉文河陽之尊周北擒頡利西滅高昌
以及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衣冠其人郡縣其地視武王
之通道似矣而高麗之征垂老而不厭則不及齊桓召
陵之伐楚太宗之用武果三王之義乎囚至五覆罪至
三訊視古人聽獄之辭則審矣而張蘊古之死則未免
於濫殺除斷趾之法去鞭背之刑視古人肉刑之制則

盛可乎太宗之所以致是者非其身之而孰致之乎使太宗行之以無倦雖至於由仁義行可也而謂其徒行仁義可乎而況謂其假仁義不亦過乎且自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自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文武以後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其治天下之效如此然而猶以其所未至而責備之不得與先王並是則文武之前率五百餘年而遇一治世文武之後千有餘年而猶未遇顧治之君也是不亦責人終無

而亦豈可以假之議之哉不然仁義之效大矣太宗行之何其易致而速成如是也葢仁義之於天下如饑渴之於飲食人情之所同欲也其所以同欲由人心之所同有也況當天下大亂之餘斯民新脫於水火綏之以仁撫之以義尤易為力故其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天下翕然而從化如影響之從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其為效易致而速成曾不待乎必世百年之久不謂之

已乎嗚呼唐有天下更十八君垂三百年其間蜀道闕陝奉天之幸唐之幾亡者數矣而天下終復為唐焉是則太宗仁義之效益不可誣而行仁義之功果何負於太宗哉

魏徵嘗言於唐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也君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為有良臣忠臣之異者則以其君有道無道之有不同焉耳人君有道人臣直道以事之而得明哲以保身故謂之良

臣君臣之名兩全而無失此處君臣之常者也人君無道人臣不容於直道而殺身以殉之故謂之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此處君臣之變者也是故有禹湯文武之為君則臯陶伊尹周召之流因而為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為君則龍逄比干之流因而為忠臣嗚呼使其君為桀紂而已為龍逄比干之為此豈人臣之所願乎宜乎魏徵拳拳焉以為太宗告也且三代而下受諫如太宗之為君盡諫如魏徵之為臣可謂各極其致無媿

乎君明臣良者矣而徵猶為是言何哉嗚呼此正徵之所為善諫者也徵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為良臣君無道則臣必為忠臣願陛下為有道無為無道苟為無道則臣將必為忠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為無道云耳不然則忠良雖異稱要皆美名而徵亦何擇焉蓋徵非為其身謀實為其君計藉令其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孰與君都顯號臣荷美名而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徵之為是言蓋亦深知太宗之

足以為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為有道也則與龍逄比干游於地下徵其寧有貶哉幸而太宗力致貞觀之治而終為有道之君雖徵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安知非忠臣良臣之論有以啟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為忠而忠臣未有不為良者也徵之此言抑有所矯而言之世有庸回之臣韋脂塞默惟以持禄固位為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暴戾而無所匡救因據魏徵良臣之言以為解卒致臣主有兩敗之禍嗚呼此又徵之罪人

明文衡卷五十一

也哉

